

河廣

王以培 著

长江边的古镇（肆）

漓江出版社

河广

王以培
著

漓江出版社

桂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河广/王以培 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3. 4
(长江边的古镇)

ISBN 978-7-5407-5646-8

I. ①河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33798 号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087201-833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(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960mm×690mm 1/16

印张:10.75 字数:90 千字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9-2925888)

目 录

引 子

第一章 轮回 3

第二章 阳光小径 9

第三章 龙舌舔水 15

第四章 溯游从之 21

第五章 溜沙坡 27

第六章 怎么办? 37

第七章 忠县云霞 49

第八章 「万家一家愁」 71

第九章 莲花处处 79

第十章 迁坟 99

第十一章 虹 127

第十二章 金盆照月 135

第十三章 白帝城 143

第十四章 溪水常流 151

引 子

回到上海,一时难以适应:就这样消失了,十二年的旅途,就这样结束,这样烟消云散了?坐在街头喝杯咖啡,我试图让自己从一场大梦中醒来。

去三峡淹没区来来回回走着,这一走就是十二年。如今水位已涨至175米,故园沉没,移民搬迁。物非人非,我又该何去何从?

想起旅途中遇见你,我亲近的陌生人;你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,让我感觉仍对你有话要说。十二年来,我得了三峡,却丢了眼前。如今,像一只刚上岸的水獭,身心湿漉漉的,一时间不知与周遭的世界如何相处。

随意听一听旅途中的录音,一听便潸然落泪。那些歌者已不在人世,他们的歌声听起来依旧那样亲切、遥远,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。

长时间乘车的人,回到屋里,会感觉窗外的树木还在动;常年乘船旅行,回到城里,我看路面都是江水,水下都是故人。我该如何生活?

刚回来又回到出发前的窘境;旅途像个巨大的漩涡,将我卷入其中。

尽管如此,我并没有丝毫抱怨,反倒暗自庆幸:幸亏有长江,让我找到归属。幸亏有你,让我仍感觉痛苦失落,与文明社会藕断丝

连；尽管你一去杳无音讯。

思前想后，我决定回三峡找你。你的身影此刻像一种无声的召唤，唤我重返往昔，并暗示我，那里孕育着光明的未来。我循声而去。

这注定是一次疯狂的旅行，我却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从容平静。回想从前走过的路，除了幻影，我又何曾追逐过别的什么。

尼采说：“我的兄弟，这走在前面的幻影美丽于你，你何不将你的骨与肉给他呢？”

车开前两分钟,你还在站台上吸烟;我坐在窗口望着你,看你满脸忧伤,像是从上个世纪匆匆走失。上个世纪,我和我的朋友也曾这样出走,记得在路上遇见一个流浪儿,我的朋友殷越曾为此写过这样一首歌——

告诉我孩子,你的名字,
告诉我孩子,你要去哪里?
黑暗正在追赶我们,
我和你今夜,今夜同路……

而眼前阳光灿烂,列车开动时,大片的夹竹桃涌进车窗,冲破重重黑暗,将所有相聚离别化成一首歌——你从歌声、光影里忽然出现,将双肩包往上铺一扔,然后轻轻一跃——一串细小的贝壳在脚踝上晃动。旅途开始了。

车厢里静悄悄的。你躺在上铺看一本《天人五衰》^①,我在下铺读我的《诗经》:

^①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小说,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1年,林少华译。

有女同车，颜如舜华。

将翱将翔，佩玉琼琚……

读着读着，就感觉头顶有树叶飘落下来。一上车，人就回到过去；车顶如云层依次展开；一道道新的苍穹，因为太真实，反倒显得那样虚幻。

一上路，原有的答案都成了疑问；原先的疑问都有了答案。有诗为证：

从来没有这样的旅途：

从前的风景都来找我，

而我到处找你；

你就在我身边，

我却看不见你——

每一缕阳光都在歌唱，

每个人都安安静静。

静中有翻书的声音，

如多年后的一位小读者，

从一本连环画中，

翻阅着我们的旅途——

从来没有这样的旅途，

一经开始，就永远不会结束。

列车从北京到重庆。一路上，我们话不多。

我说：“这一程我走了十二年，刚好一个轮回。”

你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找到了。”

“找到什么？”

“家。”我说，“就像奥德修斯，看不见故乡的炊烟，还不如死了好些。我看不见长江三峡也是如此。”

你点点头，像是懂了。

列车停在前面的一个小站，你说“下去抽口烟”，随后站台上就出现多年前的情景：一个身穿黑T恤、牛仔裤的女孩儿，在站台上吸烟，她的表情那么痛苦，身影那样孤单，她苦苦等待的人与事，似乎与你有关。再回来，你身上还带着“中南海”的味道。

“你去哪儿？”我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你说，“反正不想跟家呆着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没意思。”你望着窗外说，“高考落榜，就想出来散散心。”

我抬头看着你，仿佛多年前走失的恋人，圆明园废墟的珍禽异兽。

“那你不妨跟我走。”我说。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三峡。”

“成。”你答应了。

旅途重新开始。

不知不觉，车窗挂满雨丝；丝丝缕缕的瀑布，垂落满目青山。雨中闪过的穿斗房子，沉入江底的故园旧居。

车到重庆。下车时，我已分不清是一个人，还是和你在一起。

晚上已坐在重庆朝天门码头，看游船往来，灯红酒绿。你端着

相机在江边寻觅，可惜再也拍不到我眼里的情景——

朝天门大码头，迎官接圣；
翠微门挂彩缎，五色鲜明。
千厮门花包子，白雪如银；
洪崖门广船开，杀鸡敬神……

我的眼里尽是过去。而除了汉语，我找不到更好的方式将它们一一留存。

找不到一个静处，索性登上游船；人群挤在顶层，我们坐在“水底客厅”——波浪拍打着船舱，周遭的世界，变得模糊不清。旅途刚刚开始，我已分不清眼前坐着的究竟是谁。

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说有人给你订了机票，十天以后，必须回北京。

“说起来有点儿复杂。”你抽着烟，皱着眉头说。

我什么也没问，想起兰波的诗：“十天十夜，我并不留恋灯塔稚嫩的眼睛。”

下船之后，人流滚滚，我们乘车逃往磁器口，那里夜深人静。

一路上，江风吹荡，江水在窗前旋转，像是人的宿命。不经意间，你开口说道：“我好像生来就是外婆转世，来保护我妈妈的。五岁那年，有一天妈妈很晚没回家，我就一个人出门找，一直找到深夜，后来妈妈又出门找我……父亲从小不在身边。妈妈对我非常严厉。外公是一名志愿军，我从没见过像他那样沉默的老人……”

我也从没见过像你这样沉默的孩子。回想起来，你的话少之又少，但每一句我都铭记在心。在很少的话语中，你总是提到母亲，似乎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母亲，赢得她的爱，她的赞许。你看上去英姿飒爽，像个冷酷少年，一路上，我们亲如兄弟，比兄弟更亲。

磁器口到了，所有店铺都已经关门，我们踏着白天的人影一路走进老街；青石板、旧木屋在昏黄的路灯下睁开眼睛，将所有古镇都连在了一起。

前面就是鱼嘴，我说，我有很多故事要讲给你听——

你知道在重庆下游不远处，有一块鱼嘴形的岩石伸进江水，江岸古镇就叫鱼嘴。传说从前，鱼嘴有个大户人家，儿子病了，怎么也医不好，眼看就要不行了。大老爷就放出话来，谁能医好我儿子，要什么是什么。这一天，隔壁茶馆来了一个老太太，穿着一件土布衣裳，从怀里掏出三副药，让大老爷拿回去给儿子治病。一天一副，分三天服用。大老爷就问：“老人家何方神圣，今后怎么找您呢？”老太太不说姓名，只说了句：“在偏岩子住。”说完就走了。大老爷回家，就给他儿子熬药，一天服用一副。头一天，儿子吃了药，气色就慢慢好转，开始有胃口了；第二天服了药，已完全康复，和平时一样了；到了第三天，服下第三副药之后，竟能舞枪弄棒，比平时更威风，更精神了。

大老爷这才派人去寻找恩人，来到偏岩子一看，空无一人，只见岩壁上现出一尊观音像。原来是观音菩萨显灵，救了他的儿子。于是大老爷倾囊而出，兴建了一座观音庙，就在鱼嘴的偏岩子。——“现在都不存在了。”我说，就像当初讲故事的老人对我说。

磁器口之夜，我们在明暗水陆之间穿行，“关津勿阻，水陆放行”。这是怎样的时辰，江清夜静。走到尽头，就看见嘉陵江。对岸亮着灯，灯下人影，在与我们隔岸交谈：“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虚设……”

你知道从前在鱼嘴，有一座寺庙的住持名叫果培。这天晚上，果培走向一堆薪柴，敲着木鱼，点火自焚，火光映红了今夜。旅途刚刚开始，我们便踏入梦境——

夜里下着小雨，我们赤脚走进鱼嘴；脚底痒痒的，被许多小鱼啄食着。我们漂着走着，分分合合。先前的你我，成了彼此的影子。一袭黑云缠绕着白塔，四周人影晃动。空气中散发着不祥的气息。

一次次梦里，我总是来到这不祥之地。我的人生旅途，一次次从这里出发，又一次次回到这里：黑云压城，火光中晃动着人影；一群灵魂带血的人，手拉手组成人链，随硝烟与哭泣渐渐消散；晨光收拢了地上的血迹。

你说：“天寿已满，呈五衰之相。一为头上花萎，二为腋下汗出，三为衣裳垢腻，四为身失威光，五为不乐本座……”^①

我说：“兴衰存亡，且看你我的道路与生命。”

你说：“我正在雪崩。我不喜欢雪以四平八稳的假象掩盖我险象环生的断面……”^②

我说：“雪崩之后的雪，凝聚了更深的纯洁与宁静。”

木鱼声声，在火中回响，我们在雨中静听回音——

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

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。

天将亮未亮，人将醒未醒；《天人五衰》搁在床头，像一堆残雪。

你敲门进来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一种莫名的感伤将我们浸没。

① 引自三岛由纪夫《天人五衰》。

② 同上。

清晨再度出发,来到重庆沙坪坝公园。手扶着铁栅栏,望着铁门里的红卫兵公墓,绿茵墓碑间,一条小路隐隐晃动。

上次来也是铁门紧锁,我轻松翻越了铁门,进入公墓。可惜这一次,一个看门老头冲上来拦住我们。我们只有静静站在铁门前,隔着铁栅栏,望着里面的世界。

阳光穿过树荫与墓碑,在地上犁出一条小路,是一条死路,也是一条生路——“死别已吞声,生别常恻恻”。

每次站在这里,我都想起父亲的话:“历史不是演戏,死的是真人,流的是真血。”而如今,父亲已经去世,他的很多话萦绕在心头,我对谁诉说?

好在你站在身边,一声不响地听我讲述。这是我多次旅行,听亲历者亲口讲述的;其中一幕幕的场景画面不是戏剧,也不是电影,这里死的是真人,流的是真血——

夜幕降临,有人高喊:“要文斗,不要武斗!”

一发炮弹打过来,击中重庆七中的图书馆。几个红卫兵还在楼顶用机枪还击。几发炮弹又打过来,实验大楼“轰”一下燃起来。这座有着二百多年历史的中学,所有图书、文物和档案全都付之一炬。

一辆装甲车开过来,撞上一根电线杆。装甲车里钻出一个人,只穿一条短裤,头上都是血。那人走到一家小店门口,把手枪往柜台上

一放。服务员递给他一包糖，他拿起就走。

一辆辆卡车呼啸而过，红卫兵小将举枪站在车上，两侧挂着的棉絮已是千疮百孔……

挂在烟囱上的高音喇叭响起《骑兵进行曲》，听见的人都感到热血沸腾。有人群高呼：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空气中弥漫着阵阵血腥。不远处的团结广场，躺着一具具带血的尸体，都是年轻人。几个俘虏跪在地上，用芭蕉扇给他们驱赶蚊虫。

这是初夏的晚上，高音喇叭响起哀乐，是毛泽东诗词《蝶恋花》——

我失骄杨君失柳，
杨柳轻飏，直上重霄九。
问讯吴刚何所有，
吴刚捧出桂花酒。

寂寞嫦娥舒广袖，
万里长空，且为忠魂舞，
忽报人间曾伏虎，
泪飞顿作倾盆雨。

面对广场上的尸体，一名女红卫兵俘虏像《红岩》中的革命烈士那样，宁死不屈。中枪之后，身体还在抽搐，后面人又上去补了几枪……

这里埋葬着当年死于武斗的“八一五战斗团”的红卫兵战士，只是成千上万死者中的很少一部分。每次站在铁门前，我都被深深震撼。但与往日不同：从前只听见红旗、战歌，在墓碑之下如火如荼；而这一次，当风吹树叶，鸟鸣啾啾，泥土中却传来无声的控诉。

你看,墓碑至今昂着头,忍受着屈辱——“可挨打,可挨斗,誓死不低革命头”;“死难烈士万岁”;“生的伟大,死的光荣”……尽管年深月久,声音已模糊不清;尽管蝉鸣代替了枪声,草木掩盖了墓碑上的字迹……只要用心站在这里,你依然能感受到从前发生的一切,感觉到冤魂还在,他们并未死去,仍在另一个世界,发出呐喊与呻吟。

我为什么要带你来这里?只因这里埋藏着一部真实的历史,而我们至今对此所知甚少。父亲曾对我说:“对于‘文革’时期的血腥与残暴,至今找不到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。”在此,我似乎听见了同样的声音。

从公墓回来,我们坐在附近的一个露天茶馆,旁边是一片草地和一个荷花池,身后有一幢红楼,形似教堂,又好像是从前的教室。

你在阳光下读着《解体概要》^①,并指给我看——

“一切信仰都推行着某种形式的暴政,因为其主导者是些‘纯洁的人’而变得尤为恐怖。”

“这种狂热之徒,是人所不能收买的。如果说为了一种观念,他可以杀人,那他同样也可以为了这种观念被杀;在这两种情况下,无论是暴君还是烈士,都是魔鬼。精神在一个吹牛大王的社会里,要比在一个烈士的世界里感觉自在得多;没有什么比为一种观念而死的景象更令它恶心的了……它受够了卓绝与杀戮。”

我没有反驳,只是在心里感到阵阵疼痛。想起瞿秋白先生的《多余的话》,并勇敢告诉你:“我生来就是要破除人世间的种种魔咒。”

我说:“我至今相信,人类必存在一种信仰,没有杀戮;必存在一

^① 法国当代哲学家萧沅(E. M. Cioran)的作品,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1年,宋刚译。

种纯洁,不沾血污。想想瞿秋白,看看甘地、托尔斯泰……萧沅的‘理论公式’例外实在太多。而他如此极端,或许与他早年信奉纳粹有关。他矫枉过正。”

你默默听着;阳光在草地上流动。

安华如约而来,这是我在重庆的老朋友。每次从墓园出来,我都想见到这位重庆知青,也是当年武斗的见证者,尽管那时他还是个小孩。

听安华讲述的时候,你也坐在旁边。本以为安华会将同样的故事再讲一遍,谁知一开口,都是我没听过的;而即便同样的内容,也是另一番表述。

“还是从当知青讲起。”安华喝了口茶,点了根“玉溪”,眯着眼睛说,“那时候,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说‘广阔天地,大有作为’。各地开会动员,会后就坐在那里,做你的工作,不让你睡觉,喊你到农村去。——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,你如果不去的话,说轻点儿,你对毛主席不尊重;说重点儿,你就是对‘最高指示’不满,那就不得了了。”

“从我们内心讲,肯定还是想读书,当然对边疆也心存幻想。毕竟才十六岁,还是怀着满腔热血。军代表跟我们说:‘去当解放军,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,是祖国的边疆,半生产、半军训,一去就发军装。’——我们只是在书本上见过‘边疆’这个词语,也没看见过‘边疆’。我们还以为所谓边疆,等于一片海。太单纯了……”

“当时我很喜欢吹笛子,我父亲要上夜班,把我笛子划了,我就哭,就觉得那个笛子是我心爱的东西。我一哭,父亲更冒火了,就要打我;母亲就把父亲拖住,不让他打,说娃娃那么小,懂啥子么?我一直不服气,真要走,去当知青。当时年纪小,对于父亲的艰辛也理

解不了：他一个人要拖一个家庭的生活么。当时，母亲就把我拉到一边，说：‘儿子，你真的要走的话，我当母亲的，不管屋里经济条件如何，不但给你买一把笛子，还给你买一把二胡。’当时二胡要八块钱，笛子只要七八毛钱，相当于十倍的价钱。我一听就高兴了，不哭了。那时的二胡是尼龙弦的，母亲就给我买了把二胡。

“去西双版纳，我总共呆了十年，中间两年回来一趟。第一次回来，父亲就花了四十块钱给我买了一把二手小提琴，还给我介绍了一个老师。当时学的曲子是毛主席诗词《沁园春·雪》，还有《新疆之春》。一会儿到我那里，我拉给你们听么。”

下午，我们慢慢往回走，不知不觉又走向公墓前。午后的阳光把我们的影子投进铁栅栏，不用翻铁门也已经进入——影子在小路上晃动，我们越走越远。

我问安华：“当时人们究竟是一种什么心理？”

安华说：“纯粹是一种愚昧。比如当时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，给毛主席送来芒果。新闻媒体一报道，大家就认为芒果是最珍贵的东西。我们也没吃过，也不晓得那个芒果是个什么滋味，究竟有好大的价值。当时各省市都建立展览馆，也没有真的芒果，就用泥巴来做，涂上金粉，黄澄澄、金灿灿的，摆在一个大玻璃柜里，就像现在价值连城的国宝，传国玉玺那样供起。各单位组织参观，人流源源不断。那‘芒果’用绳子拦起，有警卫守着，不能靠近。你想是不是很愚昧？”

一路走来，我又回到安华的家，在那间幽暗的斗室，温故而知新。

一进门，就回到过去；过去飘在空气里，一如安华优美的提琴声。

安华站住中间拉琴，旁边是他的母亲和儿子，还有我们。